

中華元素圖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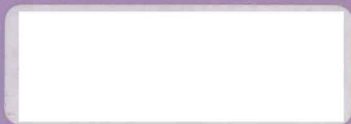
傳統織繡紋樣



商務印書館

花卉蟲魚

高春明 著





中華元素圖典

傳統織繡紋樣 | 花卉 | 蟲魚 |

高春明 著

商務印書館





中華元素圖典

傳統紋樣於我們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為何中國人愛把喜鵲繡於梅花枝頭上呢？這是純粹的自然現象嗎？細心端詳繁花似錦、姹紫嫣紅的紋樣，如果我們像偵探般追尋線索，就可以找到隱含在其中的中華文化設計元素和文化心理元素。

設計可以是一種象徵，像菊花代表清雅、蘭花代表謙和、梅花表示高潔，牡丹表示高貴、蓮花表示自愛等等……，令生長於這個文化環境的人一見就產生相關的聯想。當運用個別元素做成不同組合時，又會形成新的寓意。比如鸞鸞和蓮花是常見的組合圖紋，這不是隨意，而是一種符合中國人心理的設計。原來“鸞”和“蓮”合併起來，就是寓意了“一路連科”，反映古代士人對功名的期盼，設計者於是便把這種帶有好彩頭的紋樣圖案，運用到各種物品的設計上；蝙蝠、鹿和桃組合起來，便寓意了“福祿壽”；蝶戀花的組合，表示了男女之愛，等等。

這些文化心理發展到極致，有時顯得繁瑣，顯得功利，甚至流於庸俗；但是中國的藝術家又能夠運用美的觸覺，在同類題材裏形成新的構圖，採用大膽新穎的色彩。

另一方面，較為抽象的幾何紋樣，是設計的最基本元素，亦受到中國人重視，雖然有時退居次要，但仍有獨特的魅力。

織繡是中國女性的基本手藝，不論貧富，女性都視織繡作品為自己的成就，表現自己如何心靈手巧。在爭妍鬥麗的過程中，培養成不少織繡高手，同時也訓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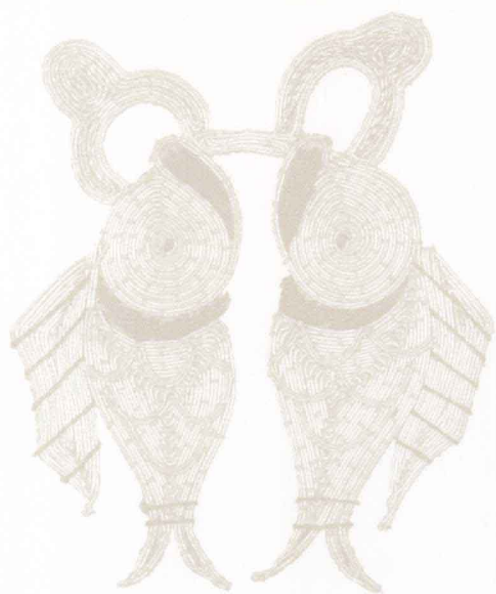


一大批有品味的欣賞者。他們怎樣運用各種設計元素，努力翻新意境，這些經驗和觸覺，是我們的文化資產、創意之源。亦因此，織繡作品有似於全國民間的創意數據庫。作者高春明先生長期收集研究織繡作品，“中華元素圖典”的出版目的，就是把紋樣的設計元素和文化因子解讀出來，分析它的運用方法和藝術意境，帮助大家去吸收這些文化資產。

“中華元素圖典”系列分成 5 個專題：龍蟒鸞鳳、花卉蟲魚、幾何人物、吉祥如意、珍禽瑞獸。在文字上，作者以通俗親和的筆觸娓娓道來，盡量體現中華文化的基本因子，有觀點有研究，但又絕對不是“高頭講章”。在圖像上，每類紋樣包含了全景解讀和局部分解，並且在眾多織繡作品，特別附上四色（CMYK）色彩構成表，以滿足設計人士以及美術愛好者的實際使用需求。

創新的概念往往來自在原有元素事物上的拆解、轉化和再組合。美術和設計愛好者可透過理解這些紋樣的組合原理、排列規律及用色技巧等，而自出心裁，巧用到今天的各項創作設計上。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目錄

花卉紋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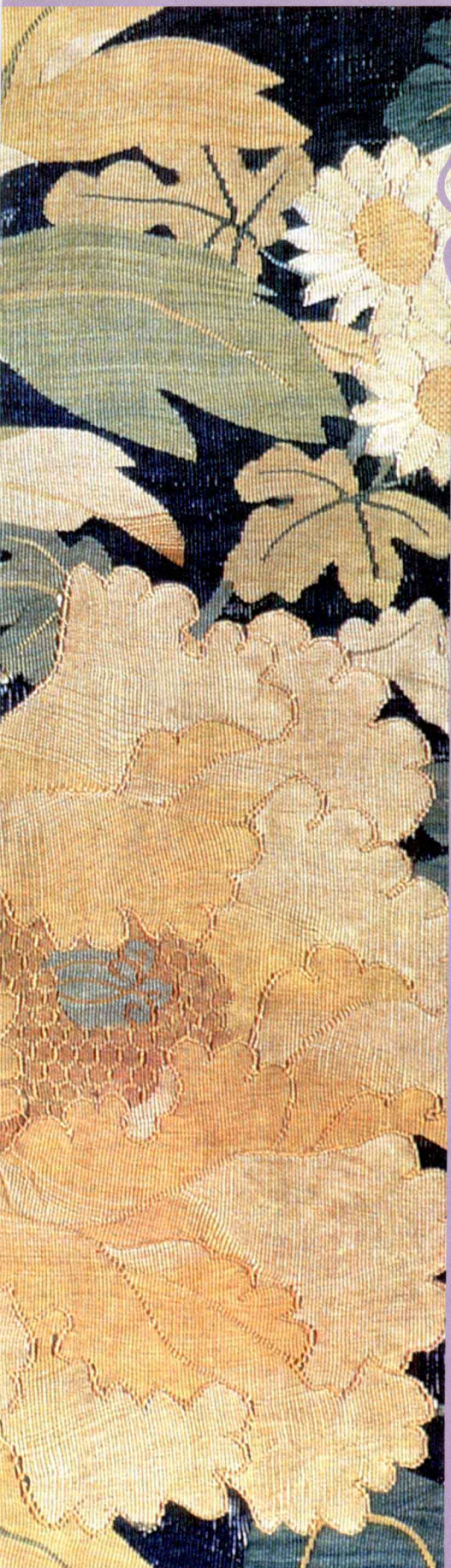
牡丹	020
芍藥	034
蘭花	036
蘭桂齊芳	
菊花	040
荷花	048
連生貴子	
連年有餘	
喜得連科	
茶花	054
梅花	056
萬世不滅	
歲寒三友	
五福	
喜上眉梢	
水仙	064
萱草	068
玉蘭	070
玉堂富貴	
蓮花	072
寶相花	080

蟲魚紋樣

魚	-----	102
金魚	-----	122
金玉連發 金玉滿堂		
蝙蝠	-----	134
福運雙至 五福捧壽 福在眼前 福壽雙全 天官賜福 歷元五福 馬上得福 福壽吉慶 福星高照 福祿壽喜 流雲蝙蝠 福從天降		
蜘蛛	-----	140
喜從天降		
五毒	-----	142
昆蟲	-----	154
水族	-----	178
蝴蝶	-----	180
蝶戀花 喜相逢 百蝶相戲		







花卉紋樣

狩獵時代的人們，對於姹紫嫣紅、絢麗多彩的鮮花往往無動於衷，在他們眼裏，只有動物具備美感，因為動物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而花卉植物在當時還沒能為人們所利用。只有到了耕稼時期，植物的價值漸為人們所認識，花卉才成為人類的審美對象。

從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中國人栽培花卉的歷史，大約出現在新石器時代。

到了商周時期，花卉的種植更加普遍，花卉的品種也不斷增多，僅《詩經》三百篇中所述及的花卉植物名稱，就有上百種之多。這些花卉的栽培，除了食用或藥用價值外，同時還兼有欣賞價值，有些品種則純屬觀賞植物。

商周以後，歷經遞嬗，養花、愛花蔚為時尚。賞花成了人們生活中的一大樂趣。在唐代洛陽城內，每當牡丹盛開之際，遠近人士雲集而至，如醉如痴。劉禹錫《賞牡丹》詩：“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淨少情。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師。”李肇《國史補》：“京城貴遊，尚牡丹……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都是對這一盛況的真實記錄。又如杭州西子湖畔，有一種專供觀賞的重瓣梅花素負盛名，曾吸引過無數文人墨客。白居易在杭州時，就留下“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裏麗如妝”的佳句。宋代詩人林和靖，乾脆在孤山





之麓結廬隱居，種梅養鶴，得了個“梅妻鶴子”的雅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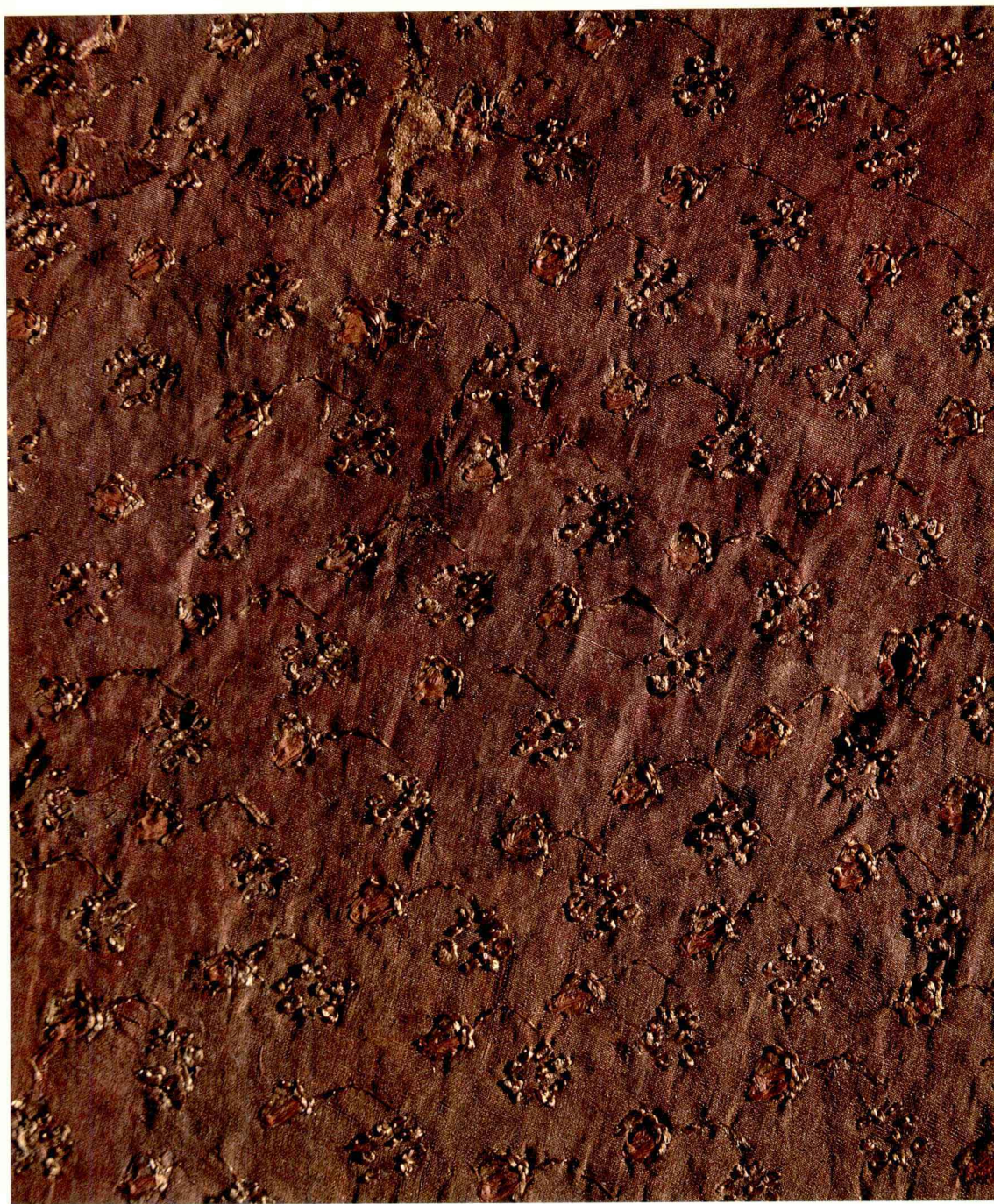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賞花，並不局限在對花卉姿、色、香、韻的欣賞上，而是藉助於花卉的自然形態，聯繫到人間的精神、倫理、道德風範，從花品聯想到人品，從而發掘出深刻的哲理，高尚的情感。

織繡紋樣是反映時代風尚的鏡子，各個時期、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人文思想、風俗習慣以及審美情趣都會在這面鏡子中得到反映。人們對花卉的喜愛和崇尚，也必然會在織繡上表現出來。

在傳世的絲繡文物中，以花卉為裝飾題材的作品非常豐富。現在能見到的較早實物，為春秋戰國時期的遺物。這個時期的花卉通常和龍鳳、動物組合成紋，花形工整，富裝飾性，常常和藤蔓一起構成圖案骨骼框架，或為方形，或為菱形，在枝蔓交錯的空隙部分，則填以動物紋樣。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刺繡品中就有不少這種類型。

漢代花卉紋織繡品中的一大特點是茱萸紋的流行。茱萸本是一種普通植物，因民間傳說其具有辟邪作用，所以廣泛用於裝飾。湖南長







沙馬王堆漢墓、新疆樓蘭漢墓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諾音、烏拉等地都出土有茱萸紋織繡品實物。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茱萸紋繡絹，以四種顏色繡成，花蕾、花瓣及花蒂分別用朱紅、棕色、淺棕繡出，枝葉部分則用深藍色繡成，枝蔓曲折流暢，花朵突出醒目，具有鮮明的漢紋樣特點。除茱萸紋外，散點狀小花的運用在這個時期也非常普遍。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織繡品中也大量採用花卉紋樣，比較常見的有牡丹、蓮花、忍冬及寶相花等，花形的裝飾趣味有所增加，尤其是纏枝花卉的大量運用，已開唐代捲草花紋之先河。

唐代裝飾紋樣以花卉為主，這種情況不僅反映在織繡上，同時還反映在建築、車輿及日用器物上。裝飾風格變化多樣，尤以纏枝花、折枝花、大團花、小朵花、簇花及鳥雀銜花最為典型。花形豐滿肥碩，配色鮮明濃艷，充分體現出大唐盛世的時代精神。

宋代花鳥畫壇崇尚寫生風格，對織繡紋樣影響很大，這個時期的花卉造型便以“像生花”為主，裝飾趣味明顯減弱，花卉的品種更為豐富，常見有牡丹、月季、桃花、芍藥、梨花、薔薇、芙蓉、梔子、秋葵、海棠、玫瑰、馬



